

# 李长之文集

第四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

第一卷 社会与文化(迎中国的文艺复兴·孔子的故事·论文)

第二卷 鲁迅及现当代文学研究(鲁迅批判·论文)

第三卷 文艺理论(批评精神·苦雾集·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梦雨集·论文)

第四卷 书评

第五卷 中国文学史略稿

第六卷 古典文学研究(上)(道教徒的李白及其痛苦·司马迁人格及风格·韩愈·陶渊明传论)

第七卷 古典文学研究(下)(诗经试译·论文)

第八卷 诗歌·童话·散文

第九卷 西方文化研究(上)(北欧文学·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歌德童话·席勒剧作·德诗选译)

第十卷 西方文化研究(下)(西洋哲学·波兰兴亡鉴·德国的古典精神·译述)

第四卷

李長之文集

啓功題識



酒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长之文集. 第 4 卷 / 李长之著.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ISBN 7-5434 63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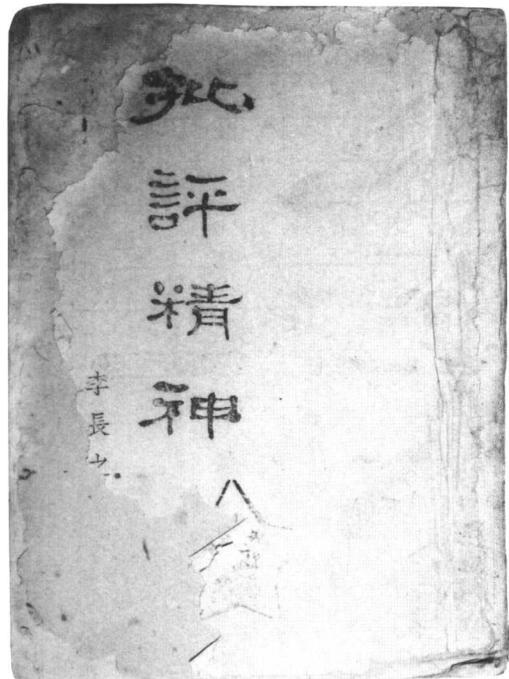
I . 李... II . 李... III . 李长之 (1910~1978)

全集 IV . I21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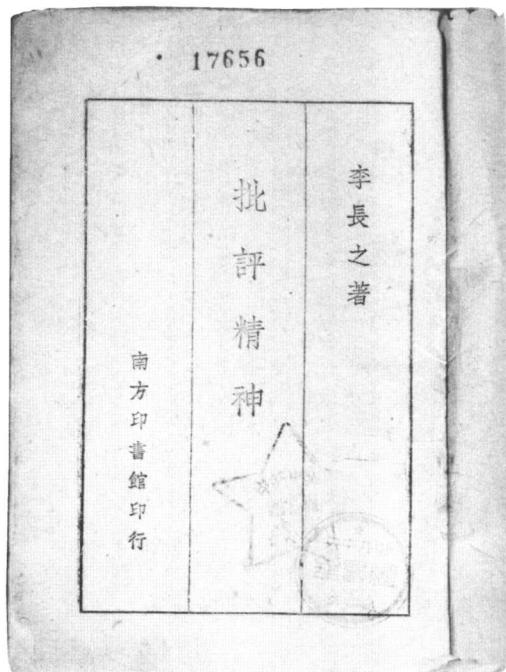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0728 号



◎ 李长之先生像



◎《批评精神》封面 南方印书馆版



◎《批评精神》内封 南方印书馆版

# 目 录

## 书 评

- |    |                                               |
|----|-----------------------------------------------|
| 3  | 读《一个青年的梦》                                     |
| 4  | 厨川白村《近代的恋爱观》                                  |
| 6  | 从陈桢《普通生物学》说到中国一般的科学课本                         |
| 12 | 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
| 15 | 思想与社会<br>——读嵇文甫《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想到思想之<br>社会基础的意义 |
| 19 | 《落日颂》                                         |
| 28 | 《杂拌儿之二》                                       |
| 30 | 卞之琳诗集《三秋草》                                    |
| 31 | 《歌德之认识》                                       |
| 34 | 《乐天却病法》卷一                                     |
| 36 | 林庚的诗集《夜》                                      |
| 43 | 介绍陆志韦《申酉小唱》                                   |
| 45 | 《小学生文库》                                       |
| 49 | 附：关于《小学生文库》                                   |
| 53 | 答王云五<br>——关于《小学生文库》                           |
| 57 | 《离婚》                                          |
| 66 | 《烙印》                                          |
| 74 | 《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                                   |
| 77 | 《猫城记》                                         |
| 84 | 《北平俗曲略》                                       |

88	《零乱章》
95	《中国语与中国文》
97	梁实秋《偏见集》
106	《春野与窗》
112	《元明散曲小史》
115	《诗与真》
120	《屈原》
124	《酒家》
125	《杨柳风》序
127	《马克思的哲学》
131	《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
137	《水浒传与中国社会》
140	增订第四十二版的《王云五小辞典》
145	王锦第《异乡集》
147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
148	《文化哲学》
151	《文学论评》
154	《高兰朗诵诗》
158	《关于女人》
160	《水浒新传》
163	《今昔集》
166	《新苗》
168	《董小宛》
170	《杂文的修养和艺术》
171	《贫血集》
173	《海河汨汨流》
176	《荒谬的英法海峡》
178	《万世师表》
181	《霜叶红似二月花》
185	《泥土的歌》
188	《人性的恢复》
189	《文艺创作论》

192	《春暖花开的时候》第一部
194	《给战斗者》
198	《鸭嘴滂》
202	《苏李诗制作时代考》
203	《肥沃的土地》 ——长篇《黄汛》第一部
205	《风砂之恋》
207	《淘金记》
210	《看云人手记》
213	《民族文学论》
216	《山城故事》
223	《憩园》
226	《北望集》
229	《姜步畏家史》
234	《中国文学欣赏举隅》
238	《夜奔》
240	《诗的艺术》
243	《露西亚之恋》
245	《北极风情画》
248	《塔里的女人》
250	《火葬》
255	《前夕》
259	评《天字第一号》
261	《和汉二十四孝图说》
263	《徘徊在十字路口的大学教育》
269	评李广田创作《引力》
273	中国的革命文学
277	读《文学论稿》
286	评《东周列国志新编》
294	读《新华字典》

## 书 评



# 读《一个青年的梦》①

三五年前见过这本书了，当时很不经意地看过，大约也没耐心看得完结呢。现在又重新读去，很沉静地去读，读到第一幕的鬼魂四——俄兵的登坛，我真落了泪了！他说到敌人的军官和善地摸他的头顶，这如同这书的起头所说两军敌对了，互送烟卷的火：人类原有“爱”的智慧呵！可怜那相杀，牺牲得太容易了，太滑稽了！

作者描写出战时的心理，只是“先发制人”；也奏出战士的家属震惶的悲曲，那便是第三幕中第一场村长和画家的对话。

事实是事实，言论是言论，谁没有生之执著呢？战斗的人太儿戏了！太悲惨的恶作剧了呵！

第三幕的第三场里，那是说战争的恶魔，又不限于国与国的中间。第四幕里，我们感觉得：各国的用心，固然他们的对象是不统一的，性质上却是一样。根源上却是一致。

好睡的神呵！他不负什么责任，他的责任早给了我们的“人”。我们的自动的放弃，谁去管呢？青年们，起来吧；我们要站在爱的立场上相见，互相尊敬，彼此承认都是“人”，也就好了吧。

作者说：“现在的社会的事情，似乎总不像走着能得到平和的解决的路。”真的；但是我们不要灰心，我们总要相信那是恶魔的临终的回光返照罢了。

我们知道人类现在有了许多和平论者了，散布在各个地方，这是微微的一线光亮了。虽然是小小的势力，但是那是有共同的出发点的，又有共同的目标的，只要到了全体都被唤醒的时候，自然可以实现了。

作者也指示了我们的路径，那第三幕的乞者和几个男女便是个例子了。他的意思是说自己先要觉悟，再提示着宣布给大家。那方式是艺术。

①该文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四日的《华北日报》副刊，署名李长植。

——编者

十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济南

# 厨川白村《近代的恋爱观》<sup>①</sup>

①该文发表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二日的《华北日报》副刊，署名长之。

——编者

我对于全书，像主张恋爱至上主义啦，揭橥结婚必经恋爱啦，立论的基础是灵肉一致的一元论啦，恋爱的价值在牺牲个人而肯定自我啦，恋爱的定义是双方平等的人格的结合啦，亦即认识一个异性的独立的人格——个性——而憧憬着，被牵引着啦，……都没有什么要说的话，原因是我的岁数还小，侥幸没被旧社会的腐化思想所征服过，自然对于厨川氏的主张，便没有什么异议。况且在我幼稚的简单的头脑里，早就有恋爱当以尊重对方人格为起码的观念，当然不及厨川氏的论断的彻底性的万一，也算不是和他反对了。另一方面，我没读过什么书，哪里有讨论的资格？

但是，关于小地方的小感想是有时也就顺便写去吧。

作者处处被我们见得出的，是丝毫没有离开文学家的地位，他的知识，是大半文学上的知识，他的论断，是大半以文学作品为根据，富于文学的技巧的笔墨，更不用说了。我可以僭妄的对于他的恋爱观起一个名目，便是文学底的理想主义的恋爱观。

理想主义并不是空中楼阁，是受过自然主义的洗礼而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的。它是憧憬着健全的真美善的人生的，它的特色便是稳健的希冀的意味，厨川氏的恋爱观，正是这样的。

他不是说吗？他的恋爱观是“诗”的，对啦，我正这样想。

他说结婚必然的是实现一夫一妇的原则。他痛骂因食而舍爱的人物，他坚持唯有恋爱结婚，才有贞操。我看他实在有基于人类都有最高的理性的这一点，而有贯彻他的主张的“必如是”的勇气。这也就是理想主义的精神，而是令人十分敬爱的地方。

他屡再声明了的，他认为人类间的一切现象，不一定是科学家所能解释的，不一定是能用科学解释的。这自然也是表明他的勇气的地方，然而一方面他又竭力说恋爱结婚便自然地十分合于种族的生存这些话，显然是

要取得同科学家论战的地步的。

所以，如果书中同科学家交涉着的地方，而科学家感觉着高兴的时候，一定还有许多麻烦。——在我愚笨的脑筋里，这样想。

普通都以为结婚由当事人的意志来决定已经够了，厨川氏力辩这一点，这是很重要的。在新社会还没来到的时候，可哪里有个人的意志是对底的保障呢？

升华的解释，同我往常以为的也有些不同。虽然他一方面承认绝对的压抑性欲的不可能，但他也说着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则将对于人类当有很伟大的贡献。我因此想到道德上的问题，往往有归宿一致的倾向。大半宇宙间可爱的真理，最美好的东西，怕都是息息相通吧。升华不是残酷抑制的意义，不是绝灭性欲的主张，倒是劝人努力于恋爱，自然性欲便净化了的说法。我信这是对的，当情丝萦绕的不可开交的时候，只有神圣纯洁的心情，卑污的存想确不容存在的。与其说是一种主张，不如说是一种报告——事实的报告。不过，不懂得恋爱的蠢妄的人是不会体验得来吧？

当我们看厨川氏对于日本怎样的攻击，而书的销售，反具有可惊的数目，便看出日本是比中国有希望，日本人还喜欢听自己的毛病！

中国除了性史销售得最快最多以外，怕没有更得到广众的读者的书了吧？四书是流行得普遍的，但其中经过许多威挟利诱才得到这样的结果。可怜的麻木的国民哟！

我的一位朋友患了肺病吐血，我劝他到医院里去，他说：“不碍事的；见了医生，被他一形容倒危险的。”这是中国人！果然不危险吗？

十八年八月 在北平

# 从陈桢《普通生物学》说到 中国一般的科学课本<sup>①</sup>

①该文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版的《清华周刊》第三十六卷第八期，署名李长之。

——编者

在我说话之前，有这样一个问题跑到我的脑子里，便是有没有资格来批评陈先生的书的事。自然，批评，我不敢，——如果批评是限于有专家的意见的话；然而如果批评只是指一件东西摆在眼前，让我们说一个好或不好，更进一步，说出为什么说它好或不好来，这倒是谁也可以发话的。我便以这样资格来胡扯几句。

而且，我更以为对什么事，意见尽管幼稚不打紧，最好不要模棱，爱恶似乎也至于伤人害己，但要认真一下，不要淡淡的无所用心的放过去。

在许多时候以前，同朋友随便谈的时候，他们把这本生物学介绍给我，已经不只一次了。我自然要感激他们；但他们对这本书的意见总不外“比较好一点”或“好”，再没有什么批评了。结果，他们这介绍，对我并没有什么力量，正因为如此，我没能把这本书早些看完。可是在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光“比较好一点”或“好”实在不能达出我的喜欢这本书来。如果也让我笼统的说时，我要说说：太好了！太好了！快看！快看！我喜欢它的缘故是如此的。

第一，他——作者——告诉我们什么是科学态度。“科学态度”四个字看来似乎很容易。其实误解的人很多。因为不明白科学态度，到现在还不信科学是大道的人还有。我亲自听见朋友们——就连正在学科学的人，常说科学家不知道的事多了，科学家所不知道的事，便不能说没有真理，这样的推论下去，那说话的人可以信鬼信神，信打坐炼丹。殊不知科学家所谓不知，只不过是在科学家所走的路上，还未走完，指着前程的意思，并不能背了这个“方向”，硬把没法走的路上的目标来派作科学家的难题。譬如你问科学家空气是什么，他可以告诉你是许多气体的混合物，你再问

这些混合物是什么，他便可以告诉你那是氧，氢，氮，……的元素和二氧化碳，水蒸气……的化合物，更进一步，他会告诉你这些自化合物而元素的性质及构造，而分子，而原子，而电子的许多故事。但是到了电子，在现在说，便是科学家正要走着的前程的事业了，有许多现象，他只能说不知。像这种从“知”到“不知”是在一条路上走来的。这条路曾是一七六六年 Lavoisier 的发现氧，一七七四年 Priestley 的发现氢，一八〇三年 Dalton 的发明原子论，一九一〇年 Madame Curie 的证明电子的存在，通通走着的，将来也还是科学家遵循的；这条路是科学方法。信任这个科学方法便是科学态度。有一次，我同一位讲佛的先生在一块谈话，他说佛也讲宇宙问题，佛也讲自然现象，所以科学实在是不出佛法之外的，这是很骗人的话，佛法同科学根本走了两个方向，不能凑在一起的。科学家心里是空洞的，事实引导他哪里去，他往哪里去，天天随着事实跑，事实天天把一层层的真相给科学家看；科学是无止境的。宗教家和玄学者都是硬把事实要捏造得随自家跑的，他愿意四大皆空，便把许多思想性质派给风水火土。他愿意劝人自强不息，便说天行健。因为他早有成见，所以纵然事实被他猜对了，他也认为只要帮助他的成见的说明便心满意足，绝不能对事实再有进一步探求，所以他们是沒有进步的。而且，科学家因为对于事实之真相的认识天天在进步的缘故，永远不为前人所囿，宗教便不然，天天炒那碗陈饭，明明是初民的思想，他们迷信为圣人的智慧。科学的路和非科学的路是如此分明的。本来，在西洋自从有了文艺复兴，那两条路的顺逆之势已经大白了，可怜中国在现在，还被中世纪的黑暗糊涂的空气所弥漫着！

我小时候，中国宗教师告诉我亚当夏娃的故事，并且说男子的肋骨比女人少一块，以证明上帝造人的可信。那时我心里想，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则上帝造人有了事实的证明，如果否认不过这男子的少一肋骨，便很难怀疑上帝造人这件奇迹；二则男女在原始既然如此分别，讲男女平等岂不是废话吗？至少隔了十年的工夫，我才由学术史上知道这件骗人的故事，已在五百余年前被比利时的科学家 Vesalius 拆穿了：男子的肋骨并不少一条！想到这里，我常恨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不在它杀人放火，乃在它把我们民族引导着向人家走过来的路上去兜圈子。我想现在，中国的基督徒，不知道男子的肋骨并不少的恐怕大有人在！中国的文化，本来是中滞，已经很不幸了，却有人引我们回流（regression），如何不可恨？

所以，在现在，科学与非科学的这种根本的认识，对国人是很要緊的，陈先生在书后，他首先说中国生物学所以不进步的原因，是由于除了实用主义之外，没有研究的新原动力——“探讨宇宙真理的好奇心”；这是很道出我国的一点旧病根，使我们蒙害过五千年的。到现在，还有些青年在入学时打这门那门实用不实用的算盘。陈先生在说到晚近生物学进步的情形的时候，一面说生物的实验方法的研究正在建立，一面又说有些人对生命问题“不耐烦藏身在实验室里研究生物的科学，改用哲学的方法凭着自己的空想造成一个生物哲学”。（页二八三）不耐烦三字是说透了一般懒人的心事。在生物哲学之中，他自然是以为“应该持机械主义”的。他说：

在生物学发达史里，有许多问题前人以为不是机械论可以解说的，后人却寻得了很好的机械的解说。……如若我们以不能这样解说，我们就不去寻这个解说，生物学也就没有进步了。如若我们认为能这样解说，我们就去做种种的研究，寻这个解说，结果一定可以增加生物学的新知识。（页二八四至二八五）

我们直截了当地说，科学与非科学的分別，只是勤和懒的不同。陈先生最后说：

生命的最后问题，虽然不是一时可以完全解决的，唯有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才能使人类向着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有确实的进步。

信任科学方法，便是科学态度，方向才不致走错，我以为这是学科学的根本观念。今夏，和杨丙辰先生初识，他拿出在北大德文系的课程指导书出来指给我们看，他非常郑重的把说着学德文的目的的几句话念给我们听，大意似乎是学德文在从作品里得到作者伟大的人格的感印，以创造我们的新生命。我心里十分叹服的，我永远以为一件事的开宗明义是千要緊万要緊的，而陈先生的指示，同有这番苦心。不知道读者会不会因为陈先生的书而信任科学方法了呢？我想总会有的。

其次，我们处处看出陈先生编这本书的认真的态度。至少，我可以举出四事：

1. 图的来源都注出：这在原文书里，本是很普通的一个习惯，我想有

无限好处；一来尊重别人的工作，二来翻印有误，可以找原书核对。而后者在中国犹为重要，——那是由于中国印刷术的拙劣每容易致误的缘故。然而我国的编课本的人，往往偏不作这件麻烦的事。结果，画图明明自西文书中采取，——有的可以由原书对出，否则看那使我们不能熟悉的取材也可以猜出，却好像作者自作一般，往往一塌糊涂。

2. 译名很多新拟：例如 tissue 不用组织，而用体素，ecology 不用形态学而用位缘学，……这自然是因为认真，才这样不惮烦。

3. 生物的模式务采取我们所最常见的以作说明：只有如此才能使我们的趣味渐渐从外界引入书里，也只有如此，才使我们觉得学问不但不和我们日常生活相离，反而和我们的日常经验有亲切的连贯。譬如他讲 Pleurococcus 的时候，他说“我们在树皮上，房屋的阴处湿砖上，花盆上，和别的潮湿的地方，往往见一层绿色物体”。这样一说，我们心上便有一个清晰的轮廓，不由得不看他再如何说明下去。在他说蚯蚓的时候，特别告诉我们中国蚯蚓多半最常见的是 Perichaeta，并详细给我们 Allolobophora 分别，使我们了然于心。这岂是那般随便在西文书中东抄西抹硬凑成一书的编者所可及的吗？

4. 介绍新说：陈先生这本书里，一面从横的方面，给我们生物学上应知的各个要点，一面又从纵的方面，随时提示我们学术史上的系统。他说研究生物的方法的演进，先是观察，次是比较，最近是试验。试验这个观念，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也是不清楚的，还是引陈先生的话“把生物放在由试验者节制的状况里，寻出因为在这个状况里发生的事，做解决生物学问题的证据”。因为最近的趋势是试验方法，陈先生介绍 Morgau 的研究工作凡三次（页二〇七至二一三，页二三五至二三六，页二八一），明白了趋势，初学者才容易着手。

还有，虽然不关系书的内容，却也是使我爱这本书的一个理由，便是这本书里流利的文字。现在的一般白话文，除了《新月》等有着流利的政论文字外，几乎大有非骂人不清脆的趋势。我们为着中国学术的独立计，必须有能够表达学术的文字，而“流利”似乎也并不是很苛的要求，然而竟不容易得到呢。我且录陈先生书中的两段，以见他的 style。

然而普通人以为没有法子可以研究的学问，科学家却不以为他为没有解决的希望，他们仍然想出种种法子研究他。几十年前奥国的僧